

黄道奇晚年读书札记

张清来



黄道奇等著
李楚凡 编

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

河南省图书馆

2004.11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道奇晚年读书札记：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

黄道奇等著；李楚凡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10

ISBN 7-5360-4452-6

I．黄…

II．①黄…②李…

III．马克思主义—研究

IV．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138 号

责任编辑：邹靖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37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452-6/A·6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致词

作为此书文稿的第一读者，有些话说一下。

道奇同志此书的开篇文章，大概始于2001年春，是接着他的《共产主义问题读书札记》一书写的。这点值得注意，能看到作者的思想脉络和关注点。然后四年伏案，心无旁骛，在没有多少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沉甸甸的著作，这对于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真是太难了。对这种执着、坚毅的精神，我们由衷敬佩。

全书的中心是写马克思主义，稍为具体点说，是写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读的辩正。这点在作者的《前言》和《后记》里说得清楚了。全书也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体现了这一点。道奇同志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青年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斗争，先后担任党的各项领导工作，历经坎坷，到了晚年，已看过了多少的世事翻滚浮沉，依然关注着社会主义的前途、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关注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解说和批判，他的独立思考，吸取了一切论述中的合理部分，拒绝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否定和评价不科学的思潮，也拒绝了一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最终在执笔时选择了这个主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面对世界巨变，面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倾覆，他的知识、理论素养和阅历都告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理论和一些牵涉社会基本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误读，是社会

主义运动出现失误和遭受灾难性挫折的根本原因之一。他认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要正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做一些探本溯源、拨乱反正的工作，去掉那些附加于马克思主义身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他看来，这无论从政治上，学术上来说，都是一项带基础性的理论工程。它不但不是同从其他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相反，它们之间可以起到相互启发、互相补充、互相融会的作用。作者在本书中对这个工作所做的艰巨努力和作出的贡献，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关注的。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高迈之年仍然思想活跃，有一个开阔的襟怀。写作中，他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原著，同时，涉猎甚宽，尤其重视从国内外各种从不同路向、不同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中吸取营养，他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有些书一当“读到要处，即拍案而起，叹为观止”，作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总是从古今中外历史中作出综合的考察。当他在著述中细心吸取各种理论体系或时人的某些著作中的合理性因素时，甚至表现出有极大的理论勇气。例如，关于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不顾禁区，服从真理，服从自己的认识。当然作者也充分认识到从事此项工程的严肃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论断时，总是十心谨慎。反复思考，不简单化，不哗众取宠，不说自己未完全弄懂的话。这种治学的科学态度，我们在读稿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对于自己的书稿，采取虚心的态度，总是把草稿送给一些学者、老同志，也包括年轻的理论工作者，期待听到他们的意见，就我所知，很多同志都作出积极的反应。如杨敏之在

给作者的信中写道：“您的这些文章，都以新的视角和新的经验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张犀文在信中写道：“你的认识达到这样的高度，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从人的本质研究出发，最终归结为人的解放，从而正确地解读了《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人联合体’这个命题，这是一般同志难以企及的。”朱尚同信中写道：“您这几年在《札记》中所作的精彩贡献，有一些我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拨乱反正。……你的工作在这方面作出学术上的重要突破，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原意，回归马克思，这比什么都重要。”也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作者都作了认真的考虑。

现在此书已经编定，其中也收入了在此期间写的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直接联系的篇章。但是细心的读者可看到，虽远实近，这些文章莫不与作者正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对人类社会文明史的思考息息相关，可以视之为此书主题的一部分。

最后说一点，在此期间，道奇同志同我有较多的交谈，但就这一书来说，我实际上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文字上做了一点校对工作，二是从我贫乏的书架上给作者提供了一些参考书。仅此而已。相反，因为读稿，使我从中受到教益，也促使我去多读一点书，增长了知识，倒是我应该感谢作者的。

编 者

2004年8月23日

前 言

谨将这些读书札记整理成册，献给读者。

公事已毕，用剩下不多的时光读一点书，想一些问题，我以为是一个好的选择。人们往往习惯于朝前看，我却愿意往回想，回到马克思那里，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历史中去。把读书的范围确定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原因。所以我读了一些欧洲的历史，当然，中国历史也读，只观其大略，作一些对照。至于马克思后的历史，只当感到有非常必要时才提到。

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那么它们三者本身的来源呢？这就是说，简单的概括是不够的，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还要追溯欧洲历史的进程，从它的源头开始。过去批评“言必称希腊”，大概是一种泛指，但古代希腊文明的确是欧洲近代、现代文明的渊源，文艺复兴和以后的启蒙运动都是这种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我的这些读书札记就是想沿着这个历史的轨迹，一步一步地探究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由来。

欧洲历史与中国不同，它的发展轨迹，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的变化可以找到，不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哲学都如此。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社会一系列的深层次变化，这种变化给社会以深刻的影响，促进社会发展，中国土地广阔，农业较为发达，一代一代人都依托土地生活，经济生活围绕着农业生产进行，所以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经济

基础难变，它所建立的统一而又严密的政治制度难变，定于一尊的思想体系难变。欧洲文明开始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及附近海域，那里土地贫瘠，单靠农业生活是困难的，他们得从事手工业、商业、航海事业；古希腊、罗马城邦聚集了这些行业，经过长时期衍变形成城市，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城市逐渐拥有一定独立的自主权，这是欧洲工商业所以形成强大力量的原因，而中国没有。中国古代也有工商业，是依附性的。中国古代还缺乏像欧洲那种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其原因也在于经济上的需求不大，政治上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因而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冷落或排斥。我们的二十四史，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史实，并不为儒家士子们所重视，它主要是记载专制政权的交迭、治国治人的权谋和事件的历史，历史是在这样的循环中缓慢地前进，难以走出这个怪圈。欧洲不是没有这个怪圈，中世纪神权与王权的严酷专制统治和极端思想禁锢，有些方面比东方还厉害。当然，不论东方和西方的人民，都会起来抗争，我们知道，东方人那么多激烈抗争都没有成功，不能改变它的社会性质；西方的抗争却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所以，它的文明走在世界的前头。我国自海禁开放以来，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作出了自己的答案，我没有能力去作这种答案，不过相信我写的笔记会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有意义的探讨。

东西文化差异，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给它们之间进步与落后的距离拉长了几百年或更长时间。我们之所以不断地探索东西方的差异，只是想从识别这些差异中去寻找进步的途径。其实人类相同的东西，即共同性要多得多，从根本上讲，同一性是主要的。因为都是人。根据生物进化理论，我相信人类的原始祖先是同一个细胞分裂出来的，人的来源只有一个，

没有任何种族、民族优劣之分。

老年人读书进步慢，思想凝固，记忆力差。但也有个优点，即多了一点人生经验，对历史事件常常凭着自己的阅历多想一些问题，或仔细分辨一下它的真实程度，它的较为实在的实际意义，有时还喜欢把几个不同的事件联系起来做些分析和比较。但老年人读历史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人类历史总是血泪斑斑的，每当读到悲愤处，心情难以平静，感伤不已，竟一个人坐着发呆。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牺牲许多生命；即令进步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历史经常还会退回来，回到原地，然后再向前缓慢挪动。这太可怕了。马克思要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废除一切旧制度。到 20 世纪初期，俄国人做到了，然而曾几何时，还是又退回来，退到原处。当然，这里讲的“历史的原处”不是原地不动，历史永远是向前发展的，循环永远不是原地的循环。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历史总是前进的。

读马、恩著作困难的确大，有几方面的原因。本来欧洲思想家们对事理的认识和思辨方式，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非常细微复杂、艰奥难懂的，在合理的论述中不排除有某些不合理的因素，不合理的论述也不排除有某些合理的因素。马克思要回答这些艰奥的问题，不能简单对待，必须辩证地，即从正反不同方面予以肯定或否定，或称“扬弃”，所以不容易理解。何况东西方存在着语言文字不同而导致词义上的差异。譬如：“人文主义”，其中包括“个人主义”这类词语，它的本身就包括许多种不同学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涵义，假若作某种简单的理解就会出现歧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词语，只限制在哲学的一定范围内才能使用。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包括阶级社会的“人的阶级性”，“劳动异化”、“商品价

值”、“剩余价值”、“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联合体”等等，每一种词都有它特定的、丰富的内涵，若有偏离或简单化的理解，就会导致误解甚至曲解了。这类事经常有的，人们不一定都弄清了，所以我重读它时，特别努力去理解和尽量贴近他们的原意，这是我的愿望。

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举行的网上投票活动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这表明现代西方公正的学者认同马克思站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制高点上。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一，有其历史的及其他诸种原因，需要通过讨论，在探求马、恩著作的本来意义中，作出较为全面的理解。我只就欧洲为什么历史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作了些记述。我所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他们对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自身精神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的阐述，是正确的；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和关于谋求人类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主张，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恩著作中有一些论断已经过时，或者有错误。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论断，以及对当时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过高等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恩格斯晚年承认这点。不过，后人应当理解：第一，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贫困状况，不进行革命，别无选择，马、恩作为革命家也别无选择；第二，没有19世纪的工人革命，就不会有20世纪资产阶级的让步，就没有欧美国家工人生活的改善。这在我的札记里已作了强调的说明。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割断它。马克思不是神，而人们在自己生活中习惯了对神的崇拜，当一旦发觉不是神就沮丧了。马克思恰恰是这种观念的反对者，他自己就反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他的学说，他的立足点是人，是从事实活动的人；

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尊重和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是他的本意。他和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自己结束了对真理的阐述，相反，这只是开始。笔记中抄录了他们的原话。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或重要根据是自然科学的成就。欧洲人文历史每一阶段都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没有自然科学就没有欧洲的文明。这是它们的优点。中世纪以来，科学作为神学的对立面，与自由作为专制的对立面一样，它的发展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同样充满了血和泪。欧洲哲学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斗争，哲学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也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对世界事物认识能力的提高。直到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才基本上揭开了物质世界，包括生命世界内部运动的规律，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不可辩驳的依据。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源，必须弄清自然科学的历史，这本笔记作了相应的记述。

这本笔记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也做了一番探讨，可能对研究后人对它的理解和运用是否得当，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材料。

我写札记已有许多年了，有诸种原因。已三易其稿。此稿是和不久前去世的表兄张虎文教授通信开始的，其缘由在我悼念他的文章中作了叙述，附在册子的后面。只因为前两封信是谈史前的事，不足为据，没有作为正文。现在放在第一篇的《读史纵横杂议》一文，是以后补写的，以代替前两封信。然后才按欧洲历史的顺序排列。因为写作由简而繁，通信方式难以容纳复杂的内容，乃用“对话”、“讨论”诸种方式。特在这里作一点说明。

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退休后读书困难很多。如果不得力于老友李楚凡鼎力相助，要系统读书是很难的。他对中西文

化，特别对中西哲学造诣很深，这本札记中关于 17 世纪欧洲哲学一文，是他写的。事无巨细我得随时请教他，他果然“有求必应”，足见他的根底之深和令人羡慕的记忆力。

关于 17 世纪和 19 世纪两篇自然科学历史专文，非常感谢尹长民、贝效良、张承弗、张虎文教授的指点和改正，他们的来信和修改稿我一直妥善保存。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两篇专文，是我一再请求张犀文撰写的。我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他的见解有助于澄清当前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误解，特别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误解。20 世纪以来，特别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种经济现象纷繁陈杂，让人眼花缭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灵不灵？这是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作出了明确的回答^①。我在《反杜林论》摘抄笔记中作了一点补充。

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多蒙刘正、杨敏之、周特新、朱尚同、陈学源、何振国、张胜祖、陈志强、韩未名、刘艺等同志鼓励、批评和讨论，受到很多教益，一并致谢。

刘正同志对我的很多部分文稿作了详细的修改，他的严谨文风，不但帮助我学到许多东西，并给我以很大的鞭策；我差不多花了十几天时间才把他的修改处一一誉正过来。

我使用的语言只怕难以适合年轻人的习惯，不过，我以为自己的思想仍然有着某种年轻人的活力。

黄道奇

2004 年 5 月 5 日

① 尊重作者的意见，其中一篇有某些辩论性的内容，不必发表。

重新认识马克思

去年以来，我逐篇细读了《黄道奇晚年读书札记》的书稿，前天又看了“后记”，很受启迪。道奇同志在这本著作中，通过钻研欧洲文明史和联系我国的历史进程，悟出了他过去对从西方翻译而来的一些名词，还有马克思原著中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如个人主义、民主、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等等的本来内涵，存在片面的理解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导致了工作损失，并郑重地提出了改正意见。他的这种勇于求索和自我批判的精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其实，包括我自己乃至其他好些同志在内，也同样存在过类似的认识误区。为什么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期间能取得反对教条主义的胜利，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中却又曾遭到非马克思主义的折腾，酿成极大的损害呢？很重要的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一些理论上存在认识混乱。我同意朱尚同同志信中的看法：道奇同志在读书札记中的论述，有一些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拨乱反正，是对马克思的重新认识。

时代总是在前进，社会总是在发展，其中也包括实行退一步进两步的政策，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人，包括具有卓识远见者乃至马克思本人，在研究和制订对策时，难免不发生某些误断，不可能一切都正确。因此，要做到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就包括对过去所做的事，该肯定的应勇于肯定，该修订的应勇于修订，该否定的应予否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

事业不断走向胜利。道奇同志的书以“晚年读书札记”为题，其实，所论之事为时并不太晚，因为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未来理想社会，尚需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从我国来说，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无古人的辉煌事业，有许多新情况要研究，有许多新问题要解决，在深化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还有许多难题要闯关，这就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立足我国的国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借鉴国内外的各种有益见解，深入研究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道奇同志以八十高龄已为此竭智殚精，我们更希望这本札记能引发我国学者们开创新的理论繁荣。

刘 正

2004年8月27日

- 1 / 编者致词
- 4 / 前言
- 10 / 重新认识马克思

第一辑

- 3 / 读史纵横杂议
- 19 / 关于古代希腊文明历史的信
- 26 / 关于基督教历史的信
- 31 / 关于欧洲中世纪后期一段历史的对话
- 37 /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讨论(一)
——人文主义
- 43 /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讨论(二)
——宗教改革
- 51 /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讨论(三)
——新航线的发现
- 60 / 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讨论(四)
——自然科学与哲学

第二辑

- 71 /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
- 79 / 17 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成就
- 87 / 17 世纪欧洲的进步哲学
- 96 /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形成
- 105 / 18 世纪法国新启蒙运动
- 113 /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
- 129 / 18 世纪美国独立历史
- 142 /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思潮

- 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成就 / 153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 / 167
1815~1847年欧洲革命历史简述 / 183

第三辑

- 重读《共产党宣言》(一) / 199
——关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
重读《共产党宣言》(二) / 212
——关于“消灭私有制”
重读《共产党宣言》(三) / 231
——共产主义的目的与人类解放
关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 / 245
《反杜林论》摘抄笔记(上篇) / 259
《反杜林论》摘抄笔记(中篇) / 269
《反杜林论》摘抄笔记(下篇) / 27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 283

第四辑

附录一

- 关于我国史前社会传说的信 / 293
张教授的回信 / 297
关于尧、舜、禹传说 / 299
关于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 303
关于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理论关系 / 307
略谈李约瑟《四海之内》 / 310
关于“人”的漫谈 / 314
关于农民革命 / 318

322 / 给杨敏之的信

324 / 杨敏之来信

325 / 杨敏之来信

327 / 给杨敏之的信

329 / 朱尚同来信摘录

附录二

332 / 关于教育问题给刘正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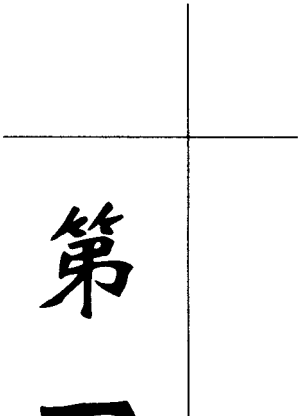
334 / 关于教育问题给刘正等的信

341 / 给刘正的信

附录三

347 / 我哭虎文

352 / 后记



第一辑